

人文与社会

—— 文化哲学 · 宗教 · 文学

卷二

张荣明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人文与社会

—— 文化哲学 · 宗教 · 文学

卷二

张荣明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哲学·宗教·文学/张荣明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人文与社会; 2)

ISBN 978-7-80745-209-6

I. 文… II. 张… III. ①文化哲学—研究②宗教—研究
③文学研究 IV. G02 B91 I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3373 号

人文与社会——文化哲学·宗教·文学(卷二)

主 编: 张荣明

责任编辑: 沈 洁

封面设计: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209-6/G · 042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 首 语

人为万物之灵。人之为人,在于他有思想,“唯有思维才能把握本性、实体、世界的普遍力量与究竟目的”(黑格尔语)。这种思考宇宙、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思想,就是促使产生哲学、宗教、艺术、政治、伦理、法律等等的原动力。

《周易·贲》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语中的“人文”,实出于此,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精神文化。当炎黄子孙把数千年之上的历史人物黄帝尊为“人文始祖”时,表明中华民族乃是一个崇尚人文传统的民族。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同样,社会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创造活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句话显示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要使天下(即社会)得到教化,趋于完善,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迄至今日,我们或许更可以说:人文发展无法脱离社会实践,社会进步不能忽视人文因素。

创办这本学术集刊并取名为《人文与社会》,其宗旨就是研究人文历史传统,关注当下社会发展。是为序。

目 录

略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	汤一介(1)
城市精神文化论	鲍宗豪(8)
吸纳、平等化与社区重构 ——泗塘街道虎林苑调查	张乐天(34)
科技伦理：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汇	沈铭贤(57)
西方科幻电影主题分析	江晓原(86)
孔子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十种形象	张荣明(114)
两宋道学概念及主题之考论	徐洪兴(125)
从《算经十书》看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影响	周瀚光(148)
马克斯·韦伯中国宗教论的中国式解读论述	李向平(160)
道教仪式在当代中国的存在状况和社会功能	刘仲宇(181)
重庆大足圣府洞道教石刻再探	李远国(197)
五斗米道“男女合气之术”初探	张荣明(218)

2 人文与社会

- 略说《左传》的叙事 傅 刚(224)
- 百年词学 王昆吾(237)
- 兼论中国词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百年辩思 叶长海(262)
-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研究》前言
- 唐人行旅的路线与文化遗产学 陈 珏(274)
- 《闽都别记》与古代福建地区同性恋现象论略 施 晔 孙 逊(292)
- 清代后宫制度论述 朱子彦(323)

略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

汤一介

从当前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人们预期着“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 ~ 1969 年)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①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冲击后,再次回到先秦的孔孟,而把中国本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

展很可能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那么,我们根据什么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我认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人类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是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西亚为了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建国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来语重新恢复为常用语。“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①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的以个体(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等等,等等。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将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新时代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反本”必须对我们的文化源头有深刻把握,即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回顾两千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我们的文化源头。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来源了解得越深入,才会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作出合乎新时代的诠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资源来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文化理论。“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文化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前夜,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时机,创建出新时代的新的中国文化。因此,在这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

文化必然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我们在规划文化建设(包括城市文化建设)时就必须认真考虑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那么我们应该考虑一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问题,应为我们所重视。

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 21 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

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会大大地发展起来。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这种文化的特点。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观点。”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中外广大学术界所接受,并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而当前跨文化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今日科学的已大大不同于西方 18 世纪那时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来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但正因为如此,原来的学科划分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之间原有的界限

被打破了。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例如,经济学必须利用数学,法学必须利用某些高科技手段;人文学科甚至要利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我们可以预见,在 21 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整合,它将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21 世纪新的“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纪,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二、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是今日 每个民族发展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

每个民族要发展其自身文化,必须有文化上的自觉。所谓“文化的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其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的历史以及其特点和发展的趋势等等能作出认真的思考或反省。当然了解其他文化传统和对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问题有所认识也非常必要,也是人类的“文化自觉”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但是所谓“文化自觉”必须是以各民族、各国家对自身文化的了解为前提、为基础。一个多世纪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下,几乎失去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一直徘徊在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和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之中。“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论战不断。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将为我们的“文化自觉”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应该说,现在中华民族正是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以便把我们优秀的

文化贡献给当今人类社会;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地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存其文化的特性,传承其文化的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是不可能单一化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看,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的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①这就是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必须维护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因此,21 世纪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必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三、人文精神和科技进步的互动互补是 人类社会生活合理化的保证

两三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问题。我

^① 《从反省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载《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 年,第 359 页。

们已经看到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无量开发和无情掠夺,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这种可怕的现象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条件。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们要发展经济,必须利用科学技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是在关怀人类的生存环境下进行。如果科技的发展失去了“以人为本”的目标、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这样来发展科技,将使人类自己毁灭自己。所以我们在发展科技的时候,必须以一种关怀人的“人文精神”为指导。不发展经济、不利用科技是不行的,我们的国家就会落后,就要挨打,对此我们中华民族深有体会。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在发展经济、利用科技的同时必须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这是另一方面。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发展经济、利用科技的时候,特别注意“以人为本”这个目标,在人文精神和科技进步中寻求互动和互补,以保证人类社会合理的发展。

四、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辅相成是 当前文化走向的重要趋势

所谓“精英文化”是指那些只为少数人所欣赏、爱好的高雅文化,往往也称为“学院文化”,例如贝多芬的交响乐、我国的昆曲、古琴演奏,托尔斯泰的《复活》、李商隐的诗等等,这些大多是为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的喜爱、所吹捧。而当前的大众文化是指与大工业相关,并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的、复制性、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它包括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

报刊、卡通音像制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为什么会出现现代性的这类大众文化,我认为很可能和当今的社会发展比古代快得多,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传统的精英文化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往往是一个新潮,接着又一个新潮的变换,甚至高深的精英文化也往往只能是各领风骚几十年。因此,我认为很可能会出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移。人类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传统的慢节奏的精英文化已不适应人们感情和精神的需求,因此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趋向快节奏的大众化,高深的哲学等学科越来越少为人们感兴趣。但是,在这种大众文化泛滥的时刻,也许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人们的精神品位,这就很需要有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指导,以便使大众文化除了起娱乐的功能外,也能在轻松、欢笑、激动和强烈的感受中提高精神境界。21 世纪的文化也许将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世纪。

在这新的轴心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我们如何用文化的力量来促使人类社会(包括城市建设)朝着健康、合理的发展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要使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地发展,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个“新轴心时代”文化发展的特点。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城市精神文化论

鲍宗豪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文化塑造城市,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广义上可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不同的维度展开,本文从城市的精神文化视角研究城市,进而揭示城市文化的深层价值意蕴。

一、城市精神文化的历史孕育

城市精神文化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而言,它是人类在发展城市的实践中所创造的文化观、文化思想、文化艺术、文化产品,是人类发展城市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成果,是城市人的精神象征,是城市的精神文化现象。城市的精神文化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拥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

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于城市市民的大脑中,表现于市民的日常行为习惯之中。市民的生活习俗、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追求,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折射着一个民族的精神。

城市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可以说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因而对城市精神文化的研究应先从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中,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发现城市精神文化的一般与个别的特质。

1. 城市功能与城市精神文化

从城市功能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精神文化的一般特质。古代中西方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如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防守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管子·度地》记载:“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墨子·七患》记载:“城者,所以自守也。”在古代,“市”是商品交换之所。《周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有大市、早市、晚市之分。据《周礼·地官·司市》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以贾为上;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从这句话可看出古代城市的简单功能:以军事防御为主同时兼有商品交换的功能。

我国史书亦有不少记载,表明三皇五帝或部落首领建都、筑城的主要目的是“卫君”、防御。如在《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中,都有关于三皇五帝建都的片断记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对其作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其

所录三皇之都为：“伏羲都陈（今河南陈县）；神农都鲁（山东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河南新郑），又迁涿鹿。”五帝之都为：“少昊都穷桑（山东曲阜）；颛（顼）帝都高阳（河南濮阳）；帝喾都亳（河南偃师），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山西临汾）；舜始封于虞（河南虞城），即帝位都蒲坂（山西蒲州）。”

关于部落首领筑城的目的，《世本·作篇》：“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引《博物志》曰：“处士东里槐，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等等。

在西方，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中东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早期城市布局在河流沿岸便于灌溉和向周围征集农产品的地带，以供应帝王和贵族们的消费需求为主，集中居住有商人和手工业者，王权与神权相结合，城市内有大量的寺庙建筑，是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早期城市多为准军事性城堡，是一种贮存据点，用以存放自有的或战争中掠夺而来的粮食、美女等财富，并防范村民的骚乱和外敌的入侵，防御功能十分突出。城墙、要塞、碉堡、哨塔、壕堑、运河构成了城市的物质结构形态和景观特征。

与早期城市的防御功能相适应，城市的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深深烙有防御功能的痕迹。中国的万里长城虽是一种物质文化，但长城物质文化中的本质精神则是“防御”意识、“自卫”精神。长城最早是从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开始的，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达到非常频繁的地步，为了防止来自北方的突厥袭击，各诸侯国在北部修建了长城。后来，各诸侯国之间也筑起了长城，进行自卫。保存到今天的有燕、赵、魏、齐各诸侯国长城的遗迹。如今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许多国家看到的城堡遗址，当时也是为了防

御。我国火药的发明也与军事目的相关。开始来自人们长期的炼丹制药实践,当时火药主要被引入药类。只是在唐末宋初,人们将火药用在武器上(采用火药箭、制造了火炮),显示了火药前所未有的威力,才真正引起人们重视。

中世纪时,农业生产技术、交通手段、建筑艺术都较早期有了很大进步。城市农产品的供应渠道由掠夺变为贸易,农业成为城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频繁,“城”的防御功能逐渐淡化,“市”的商业流通功能日趋强化,城市对周围腹地的吸引和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城市的精神文化(如科技发明、文化艺术)也与城市功能的变化相适应。如我国唐宋时期,兴盛的海外贸易诱发了对航海指向仪器的需求,指南针开始应用到航海上,促进了航海技术大发展。史籍中最早记载到指南针用于航海是在北宋。朱彧在他的《萍洲可谈》一书中记述了中国海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他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大约在公元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我国的指南针由海路传入阿拉伯,然后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16世纪新航路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促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机器大工业的蓬勃兴起,使城市从此有了自己的产业体系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以及人口和资本的大量集中,更加快了城市的发展步伐和城市化的进程。在机器大工业和商业贸易的驱动以及铁路、轮船、公路、航空等现代化运输体系支撑下,近现代城市以迅猛之势扩大,城市功能日渐拓展完善,城市开始具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娱乐等等功能,城市的精神文化也伴随着城市功能的拓展,日渐丰富多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